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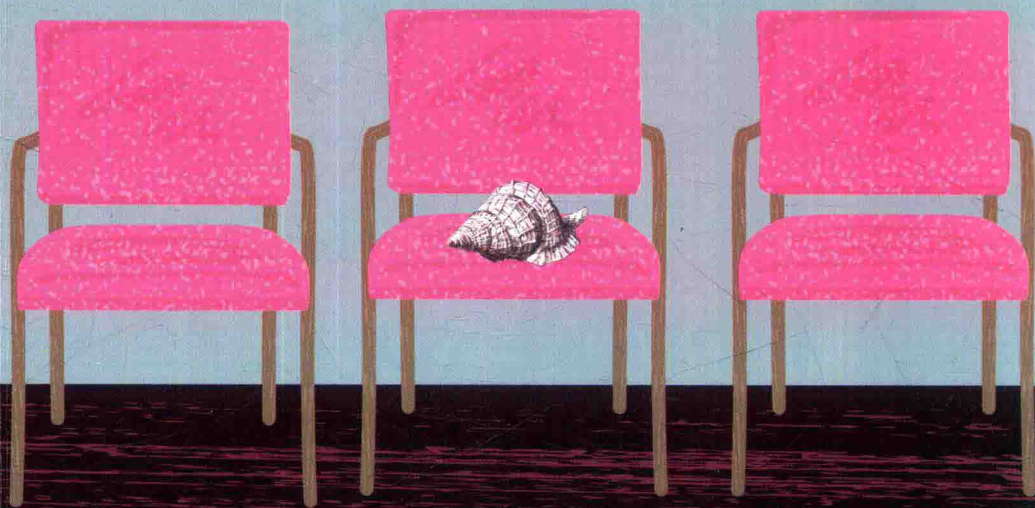
[日] 梶木理宇——著

果露怡——译

ヤドカリオンナ

下一个家

好喜欢你的家，所以我要把它变成我的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下一个家

[日] 桧木理宇 著

果露怡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下一个家 / (日) 梶木理宇著 ; 果露怡译. — 南京 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94-0623-1

I. ①下… II. ①梶… ②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2588 号

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: 图字 10-2016-602

YADOKARI-ONNA

© Riu Kushiki 2014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.

书 名	下一个家
著 者	[日] 梶木理宇
译 者	果露怡
策 划	快 读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特 约 编 辑	周晓晗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 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9.75
字 数	180千字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0623-1
定 价	42.00元

出现印装、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4775016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序 001

第一章 013

幕间・1 065

第二章 077

幕间・2 145

第三章 161

幕间・3 225

第四章 237

尾声 293

序

咦？您是说那栋房子吗？

现在已经没人住了。可不是，这么大的房子，真浪费。就这么空了好多好多年。

最近啊，这种乡下地方也不太平了。

这房子要是住进流浪汉，或者被放把火，那可不得了。说真的，我倒希望早些拆了才好。

屋主？谁知道，我想应该是这家的儿子吧。真是呢，要是儿子儿媳住下来，是最好不过了。

不过太太说什么也不愿意。不过嘛，我也理解她的心情。毕竟留下过那么不好的回忆，事到如今谁还想住？

没错，您知道的真多。原本住在这儿的，是在学校当老师的父亲，还有儿子儿媳。

我记得他临退休时好像是副校长吧。

那人外表看起来非常严格。眼睛瞪得滚圆，嘴巴像这样，始终撇着。早上见面，我都有些不敢跟他打招呼呢。

所以说啊，真没想到会发生那种事。

真是太意外了，吓我一跳呢。好一段时间，这边邻里见面就聊那件事。

老师的夫人，我想想，当时儿子还在读初中……不对，好像是高中吧。总之挺早就过世了。她长得就像女儿节^[1]人偶一样，温柔又高雅。

[1] 3月3日为日本的女儿节。是希望女孩子健康成长的节日，有女孩子的家庭，会在这一天摆上人偶和白酒、菱饼、桃花等来表示庆祝。

没错，夫人过世之后他们就一直是单亲家庭，父亲也没再婚，跟儿子两个人相依为命。周围邻居晚上都会多做些菜分给他们。

哎呀，我倒没做过那种善事，刚刚也说了，这家的父亲有些可怕，我不太擅长和他打交道。

不过他儿子是个好孩子，很亲切。在路上遇到，会笑眯眯地大声说“早安”“晚安”。

那么好的孩子，正能吃的岁数却没人照料，大家自然会照顾他。

他好像参加了棒球社，总是带着沾满泥的队服回家，洗衣机一天到晚转个不停。邻居太太看不下去，经常帮他洗衣服呢。

相比起来，我只是偶尔分他一些菜而已。像是用塑料饭盒装些土豆炖肉或者治部煮^[1]，让他不嫌弃就收下。

可不是，他总是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还回来。

还一脸难为情地说着“多谢款待”，真的是个好孩子呢。

大学也直接考上了公立大学，又在本地找了个好工作，还讨了个那么好的太太。

所以说啊，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，怎么就出了那种事。

父亲虽然严肃但是个正经人，做儿子的无可挑剔，儿媳也

[1] 治部煮是日本金泽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风味。将片好的鸭肉裹上面粉或淀粉，在高汤中放入甜料酒、白糖、盐、酱油、日本酒，再将鸭肉、面筋、香菇、竹笋、水芹等下入锅中，用微火炖煮。

漂亮有气质，一家人看起来非常幸福。

这年头，很少有姑娘能跟怪脾气的公公和和气气一起住了。像我家女儿，连对象都没有就先挑三拣四，什么不嫁长子，不跟公婆一起住，不要农民，尽会开条件。哎呀不好意思，我家的事不说也罢。

我想想，这家儿子结婚之后，立刻就把房子改建成了两代人可以一起住的复式住宅。父亲住一楼，二楼是儿子儿媳住。

不过啊……做父亲的说不定很寂寞呢。

可能有人要说，能跟儿子儿媳住一起就该知足了。不过儿子已经自立门户，就算是在同一栋房子里，也各有各的家庭，已经没他这个父亲什么事了。或许他有这种空虚感吧。

他原本不爱出门，却突然开始各种尝试。像是自费出版诗集啦，去围棋俱乐部啦。

他可能到老年人才中心登了记，我看到过他干拔草的工作。不过嘛，哪样都坚持不久。

然后——我想想，应该是结婚刚过一年吧，儿子就被公司派到国外去了。听说是公司在泰国还是印度尼西亚有个工厂，派他过去做监督生产的工作。

一开始说要带太太一起过去，可是又不能放下父亲一个人不管，结果就决定让儿子一个人去了。

这公司也是不讲理，明知人家新婚，还做这么不近人情的安排。就是因为尽做这种事，年轻人才会对转正失去希望，导致雇用问题——

不好意思，我又跑题了。

怎么说，公公和儿媳之间并没什么问题。公公儿媳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肯定有人要想歪，不过我也说了，那房子是两代人分开住的复式结构。

是将两代人完全分开的户型。之间有厚厚的隔门，听说还牢牢地上了锁。所以说，问题不在这里。

——而在那个女人。

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

只能说，等注意到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在了。

最开始她很勤快，大清早就在扔垃圾之类。她的腰就像这样，弯得跟要折断似的，用甜到发腻的声音道“早安”。

说白了，这人很诡异。

才早上六七点，她就化着浓妆，粉底厚到连原本的肤色都看不出来，还戴着到胳膊肘的长手套。等太阳出来，就算是在冬天她也一定会打遮阳伞。

年龄？谁知道，说不准她有多大岁数。

光说打扮，她看着也就十几二十岁出头。那叫什么来着，就是所谓的“洛丽塔”之类吧，穿着甜美的衣裳。

可我刚才也说了，她化着浓妆。搞不好啊，其实有四十岁——说不准还更老呢。

舞台用的那种妆叫什么来着。什么？没错没错，就是油彩。她的妆浓得就像涂了油彩，眼睛周围的眼线粗得像在勾脸谱。

记得我女儿常说：“她那已经不叫化妆，简直是在脸上画画。”

她多半是陪酒女吧。夜灯下可能看不出来，可是迎着早上的太阳，那样子就太诡异了。我每次看到她都会吓一大跳。

什么？是啊，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。

听说是她拼了命往死里夸老师自费出版的诗集，靠这样讨到了欢心。

可不是？老师能得到别人认同，肯定很高兴吧。

他还在职的时候，大家都围着他“老师”长“老师”短。可等退了休，就成了普通的老人家。如果夫人还在世，想必他也不至于这么寂寞吧。

对，就是这样。

等回过神来，那女人就已经在他家里住下了。

不对，与其说是住下，不如说是“咬住不放”更贴切吧。

她就像合紧了上下牙关，咬着那个家不放。

咬住、蚕食、吃尽。就是这种感觉。

一开始，儿媳也做了抵抗。她又是报警，又是请公公过去的熟人帮忙，跟丈夫自然也是频繁联系。

可关键是公公本人，彻底被那女人骗了，根本听不进去儿媳的话。

警察也好民生委员也罢，完全束手无策。因为虽然儿子是名义上的屋主，可土地却还在父亲名下。

土地是自己的，上面盖的房子归儿子，而他硬是把女人带

了回来。不管外人再怎么不舒服，又能有什么办法？

这儿子啊，如果每月能回来看看还好，可惜一直没机会回家。结果，事情更奇怪了。

跟你说，吃白食的，居然增加了。

对外说是那女人的弟弟，不过自然没人相信这种说辞。没错，是个混混模样的小伙子。

他冲着妆浓到看不出年纪的女人，一口一个“姐姐”地撒娇呢。感觉就像陪客的，怎么说，是叫牛郎吧？没错，就是那种模样的小伙子。

可怜啊，儿媳眼看着消瘦下来。

附近邻里看不下去，就劝她说：“你还是暂时从那家里搬出去吧。去投奔丈夫，或者回娘家。要不你可有危险啊。”

她却总是坚决地摇头，说：“丈夫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必须保护这个家。”

现在想来，或许我们当初哪怕是强行干涉，也该让她远离那个家。

可到底还是没人站出来，毕竟是别人的家务事，也轮不到我们这些外人插嘴。

结果，过了大概半年吧，还是娘家人过来把她接走了。瞧她瘦得厉害，一半头发都白了。

不知不觉啊，二楼就成了那女人和所谓弟弟的地盘。儿媳的家当，别说家具家电，就连一件衣裳都不让带走。

听说即便是这样，儿媳的父母还是哭着说：“就算一无所

有，只要女儿能逃出来就好，保命最要紧。”

真不知道那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——

是的，我尽量都不去想。毕竟我自己也有个女儿，想多了怕受不了啊——

噢，您是说之后的事吗？

您也看过报纸上的报道吧？

那就应该知道了。

好不容易等儿子回来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

听说儿子孤军奋战，想救回父亲，可是没用。毕竟是他父亲本人，抛弃亲骨肉，选择了那个女人。

儿子自知没有胜算，就又回国外监工了。

之后不到一年，就再没人见过老师。

有人说他染了病，有人说他已经弃家逃走了，不过谣言也没传多长时间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大家就都不再提那个家了。

是的，那女人和小伙子之后大概半年都住在那房子里。可是某一天，没有一点预兆，突然就消失了。

他们去了哪儿？天晓得，没人知道。

那两人跟我们没有邻里交情，连话都没怎么说过。

之后的事，就跟报纸上写的一样。

是在年底最忙的那段时间，儿子好不容易拿到元旦休假回了家。结果呢，您也知道，就那什么了。

他在客厅的壁橱里发现了父亲的遗体。

据说遗体被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，里面塞满了干燥剂和防腐剂，用来防腐烂呢。可是，真的只是这样就能防臭吗？我到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。

没错，真的是，完完全全没有臭味。周围邻居，都没有任何人察觉。

存款自然是被花得精光，保险也全部解了约。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剩下，就连死去夫人的和服和衬衣都统统被卷走了。

是呢，那家老夫人喜欢和服。像是高级的大岛啦结城啦，有好多好多套呢。所以啊，虽然是别人家的事，连我们都很气愤。

要说唯一的庆幸，就是即便这样，儿子儿媳夫妻俩也没离婚吧。

是的，听说现在他已经回国工作了。虽然还没有孩子，不过夫妻感情并不差。

只是，他们再也不想住回那个家，甚至不愿意靠近。这也是自然，可以理解。

那女人——是啊，不知她现在在干吗。

也没听说她被抓了，说不定现在也正用相同的手法，在哪里蒙骗老人吧。

女人的名字？我想想，是叶月还是美月来着，总之应该是类似的名字。反正肯定是假的，不是真名吧。

毕竟她化着面具一样的浓妆，根本不知道原本长什么样。就算她被抓了，照片公布出来，肯定也没人认得吧。

唯独有一样我记得——声音。

那女人的声音。

她的外表，说白了，并不好看。

体型属于又矮又宽的那种，应该是所谓的没脖子吧，总之脖子脑袋都像瘫在肩上似的。

可她的声音啊，又甜又悦耳，非常好听。

是那种偏高，又稍微有些沙哑，好像是在全身心地依靠你，连鼓膜都能融化的那种声音。

是啊，该怎么形容才好。该说是端庄呢，还是文雅呢，可是又带着些天真——唉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形容不好。

就算是我们这些知道她底细的人，也忍不住想一直听她的声音。

说不准啊，那家的公公就是被她的声音给骗了。兴许他是情愿被骗，也想一直在旁边听她的声音吧。我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。

咦，已经够了吗？

哎呀，道什么谢啊。啊，好的，名片我就收下了。

瞧您说的。我才是，没能帮上什么忙。哪里哪里，您客气了。是呢，没错，可不是。好的，那我就先告辞了……

第一章